

古代以色列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正义，

第 2 部分，寡妇、孤儿和

外来居民的定义

© 2024 迈克尔·哈宾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的讲座，主题是古代以色列社会异类的社会正义。这是第二部分，寡妇、孤儿和外来居民的定义。

沙洛姆，我是迈克尔·哈宾，我们将继续就古代以色列的社会正义和社会异类进行演讲。

本次特别会议将讨论寡妇、孤儿和外来居民，我们将对这些术语进行定义。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研究了青铜时代晚期的以色列文化，参考了旧约文本、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以及一些比较文化。我们观察到，那个时期的以色列文化主要由村庄组成，有时在文本中被称为城市，我们将其描述为密集聚集的住宅，周围是公共田地或农业区，被划分为个人拥有的部分。

我们的前提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许多旧约叙事的基础文化规范，尤其是《路得记》。虽然上帝承诺祝福这个国家，让它繁荣昌盛，但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个国家永远不会达到那种地位。总会有经济上挣扎的局外人。

这种矛盾在申命记 15 章及其对安息年的讨论中得到了体现，这两章在 15:4 中都承诺你们中间不会有穷人，尽管人们必须服从，并在 15:11 中警告穷人永远不会消失。这种矛盾表明了完全服从的理想与持续不服从导致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出于他的仁慈，上帝在托拉中提供了一个社会正义安全网，以帮助面临逆境的个人和家庭，无论原因如何。然而，考虑到我们在第 1 部分中提到的紧密的家庭关系和住在村庄附近的大家庭群体，人们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旧约会单独为寡妇和孤儿提供特殊的社会正义规定。

同样，鉴于对非以色列人严格隔离的规定，人们也一定会想知道，不仅为寡妇和孤儿提供了特殊的社会正义条款，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社会正义条款，

并且他们经常与寡妇和孤儿一起被列为三人组，我将其缩写为这个短语，WORA。寡妇、孤儿、外来居民。为了便于处理，我们将使用这个四个字母的单词。

理查德·希尔斯将这三类人归类为奴隶，这些人由于缺乏独立的谋生手段而特别脆弱。虽然这听起来很合理，而且我们确实在拿俄米和路得以及与以利亚有关的撒勒法寡妇等案例中看到了这一点，但这似乎是从西方文化的核心家庭视角来看待这种情况的。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中，我们认为核心家庭基本上是两代人，即父母和孩子，如下图所示。

为了节省开支，我把这算作每人一个孩子，但孩子的数量可能从一个孩子到六个或更多，而且男女各异。希伯来文化有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解决一个普遍的观念，即大家庭是那个时代以色列的常态。

一个关键的例子是雅各，他移居埃及时，家里共有 70 人，不包括他的妻子。然而，这个数字，或他儿子的妻子，被特别豁免。这个数字包括雅各的多个妻子，不仅包括孩子，还包括创世记 46.7 中的孙子。另一个方面或例子是基甸，士师记 8.30 记载他有 70 个儿子。

虽然那段经文没有明确提到孙子，但这里翻译为儿子的词确实包括或可以指孙子，就像雅各一样。那段经文还记录了基甸有很多妻子，尽管我们没有被告知有多少。当我们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这一点时，我们发现似乎有例外。

雅各的父亲以撒有一对双胞胎，雅各和以扫。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与妻子萨拉生了一个儿子，与妾生了第二个儿子。由于他们寿命长，在萨拉去世后，亚伯拉罕与第三任妻子基土拉又生了六个儿子。

但即使考虑到雅各，他的第一任妻子利亚也有六个儿子，其他三个妻子每人只有两个。拉结在生下第二个儿子后因难产而死。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个女儿，但似乎确实有几个。

当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士师时，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情况。基甸娶了好几个妻子，生了 70 个孩子，而参孙却一个也没有。他死得很早。

耶弗他只有一个女儿。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只有两个儿子，尽管他们结了婚，但两个儿子都没有孩子。菲利普·金和劳伦·斯特格在《圣经以色列的生活》一书中，根据总体证据估计，以色列妇女平均有四个活产。

这表明一个基本核心家庭有六名成员，但他们认为，儿童死亡率导致家庭人数减少到四人。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图表所显示的。我认为，他们的前提似乎过高。

让我重新表述一下。他们的前提似乎是婴儿死亡率很高，听起来像是 50%，两次怀孕之间间隔三到四年，因为哺乳，再加上较短的生育期。我认为 50% 的婴儿死亡率很高，而最后两个数字以及怀孕数量似乎很低。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更熟悉和更习惯于由四到六个孩子组成的基本家庭。典型的家庭有六到八个孩子。现在，我确实有一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可以是任何组合。希伯来文化和我们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另一个对比点是这一时期似乎很明显的规范，我们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家庭由三代人组成。

祖父母，或健在的祖父母，通常是祖母，与儿子、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为了与我们对两代核心家庭的概念进行对比，我采用了分子家庭这个名称来展示以色列更典型的结构——男人和妻子、男人的父母，然后是孩子。

第一部分中发展的社会基础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一些基本观察。许多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家庭由一个在特定村庄长大的男人组成，他会在那里学会耕种祖先的土地，对以色列来说，这片土地主要是上帝在定居时赐予这个国家的土地。他会娶一个来自同一亲属群体的女人，很可能来自同一个村庄或非常靠近的一个村庄。

妻子会搬进丈夫的家里，这种安排似乎就是《旧约》中所说的父亲之家或父亲的家庭。最初，这对夫妇似乎住在他父母住的同一栋大院里。假设夫妻双方都活到了他们的孩子成年，并且他们结婚生子，那么随着父母，或者实际上，现在是祖父母变老，这种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父母双方都健在，但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那么这种转变可能是渐进的，或者祖父母一方去世，这种转变可能是相当突然的。考虑到配偶之间的年龄差异被认为是典型的，许多学者认为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 10 到 15 岁。幸存的配偶更有可能是寡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儿子还没有管理农场，他就会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很可能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分子家庭。我在那里丢了一张幻灯片。基于此，在城市或村庄里，会有很多与其他家庭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跳到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会非常复杂，nevox级别会是一个大家庭，亲戚们相互联系。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能会考虑分子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涉及到阿姨、叔叔和堂兄弟姐妹，或者至少是堂兄弟姐妹，可以称为大家庭。

这张图表基于《利未记》第 18 章的内容，其中列出了以色列男子被禁止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不同女性。在我即将出版的《利未记》评论中，我将其称为大家庭，因为它似乎表示某些关系被禁止发生性关系，因此禁止结婚。这张图表至少将我们带到了二表亲。

这将是婚姻被视为可行选择的第一个地方。今天，我们认为社会结构是家庭单位的集合，这些家庭单位通常甚至不来自世界同一地区，更不用说密切相关了。对于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旧约以色列人来说，大多数关系要么在同一个村庄，要么在附近的其他村庄。

从我们的新视角来看，这种图案重新强调了血亲的概念。显然，该文化的社会结构本来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社会结构的破裂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我喜欢使用的模型是被子。

经过思考，我选择了我母亲为她每个孙子孙女制作的图案，作为他们结婚时的结婚礼物。这个图案叫做结婚戒指，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各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整体图案。然而，我工作的前提是，婚姻的社会正义旨在维护社会结构。

我们将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更详细地研究这种社会结构模型。在以色列文化中，国家似乎有两个较高层次的社会结构。一个是氏族，另一个是部落。

我们不会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在社会公正方面，似乎大多数互动都发生在村镇层面和大家庭层面。从考古学角度来看，Uzi Avner 认为，一些大家庭的证据显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约有 25 人。这开始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

这张幻灯片展示了其中涉及的一些各种关系，男人和他妻子周围的每个人物都代表另一个家庭。所以，你可以开始看到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当我们看这张复杂的图表时，请记住，这有很多变化，尤其是当涉及任何级别的更多兄弟姐妹时。

此外，最有可能的是，所有这些亲戚都住在同一个城市，或者至少住在周围的一些村庄里。关键是，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幸存的寡妇会在她的社区里有一个亲戚网络，他们应该以各种方式提供支持。当我们开始谈论寡妇时，经常被忽略的一件事是她失去丈夫时有多频繁。

如果她年纪较小，那么再婚是可能的。如果遵守《托拉》，并且她的丈夫有兄弟，那么兄弟应该娶她。如果她没有孩子，也就是说，如果她还没有孩子。

如果她有孩子，那么人们似乎期望孩子能为她提供老年保障。如果孩子结婚了，情况尤其如此。事实上，如果寡妇年纪较大，那么她很可能已经和一个儿子住在一起了。

许多研究表明，这是预期的模式。寡妇会和她已婚的孩子住在一起，这些孩子继承了家族土地，现在正在耕种。因此，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家庭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可能有四个孩子，一个母亲和一个岳母。随着材料的扩展，让我们定义三个关键的异常群体——首先是寡妇。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寡妇会和她成年的儿子住在一起，当然，这取决于她的年龄。如果是这样，即使可能有例外，为什么文本对寡妇的规定

给出了一个笼统的陈述？当考虑到孤儿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考虑到第一部分中介绍的居住距离和大家庭关系，孤儿怎么会陷入困境，以至于完全得不到文本中引用的规定所需的支持？此外，为什么维克多·马修斯和唐·本杰明在他们对古代以色列社会的研究中，认为寡妇和孤儿在法律上是无家可归的，没有任何社会、政治或经济地位？实际上，他们将他们归类为妓女。

有限的女性。这存在一些问题，原因如下。首先，它似乎假设所有孤儿都是女性。

其次，他们从未提及第三组，即外来常住人口，这些人似乎一般都是男性。第三，他们的分类假设这三人都是无家可归者。如前所述，寡妇可能与她的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如第 1 部分所述，寡妇也不一定无家可归。外籍居民也是如此。此外，无家可归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

无家可归现象在古代并非闻所未闻，但其特征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现代无家可归现象似乎是城市、某种程度上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以农业为主、人口稀少的大片地区，无家可归者可能会消失在人迹罕至的地区，或者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做流动工人。

圣经资料表明，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古代以色列。事实上，我们正在研究的时期有两个关键的例子。第一个是大卫。

当他逃离扫罗时，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前往荒野中任何有据点的地方，并留在了撒母耳记上 23 章中西弗旷野的山地。今天，我们可能会说他们是在露营或过着艰苦的生活。本质上，他们靠土地为生，经常住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城市的街道旁睡觉。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铁器时代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主要街道上建立了半永久性的营地。第二个例子是士师时期来自伯利恒的利未人乔纳森·本·革舜。士师记 17.8 讲述了他如何离开伯利恒，去任何他能找到的地方住下来。

他最终来到了以法莲山区，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住处，并被授予了米迦的祭司职位。在美国文化中，流浪汉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称呼或类比。乔纳森虽然不是外来人，但他似乎确实体现了旧约中外来居民的规定。

JA Thompson 简单地将寡妇、孤儿和外籍居民归类为穷人，这似乎很明显，因为改善他们地位的规定是经济性的。然而，这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为什么贫穷的问题。JB McConville 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观点，他说，严格地说，他们并不等同于穷人，而是那些独立法律地位可能不被承认的人。

虽然也有人提出其他建议，但问题仍然存在：以色列文化中，她们有什么共同点值得特别关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定义每个群体，然后评估这三个群体的共同点。寡妇。根据定义，英文单词 widow 指的是失去丈夫且未再婚的妇女。

希伯来语则更为复杂。虽然英语单词 almanah 最常见的翻译是希伯来语单词 almanah，但情况更为复杂。Naomi Steinberg 在 2003 年哈佛大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实际上有三个希伯来语单词被翻译为寡妇。

我们有 almanah，意思是寡妇。我们有 ishah almanah，可能最好翻译为丧偶妇女。然后我们有 eshet hamat，实际上最好翻译为死人的妻子或死者的妻子。

她根据财产和经济资源对这三者进行了区分。后两者均被归类为表示寡妇继承了她所控制的财产。她解释了后两类，即伊沙的地位 阿尔玛那和埃舍特 hamat，如下引述，引述，第二类人对其丈夫的祖产拥有赎回权，这一权利是通过她的儿子行使的。

这是第二类，即丧偶妇女，而死者的妻子在生下继承人行使其祖产的赎回权之前就去世了，结束引文。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与我们对土地所有权和妇女权利的典型理解背道而驰。虽然她似乎支持她的区分，但这是一个可以做更多工作的领域，特别是在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提供的社会经济背景有更细致的理解的情况下。

相比之下，寡妇则被视为穷困寡妇，她们可能有健在的男性亲属，这些成年男性亲属要么太穷，要么不愿意为她提供经济支持。霍夫纳认为，寡妇可以拥有土地，这些土地可能会被转为私有或成为欺诈性侵占的对象。斯坦伯格的区分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

例如，如果一个女人在丈夫去世前养育了整个家庭，而现在她与已婚的儿子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似乎已经成为社会规范，那么她会如何称呼她呢？此外，如果寡妇控制着家庭财产，无论她是否有成年儿子，为什么拾穗法会如此重要？如果寡妇在丈夫去世后无法控制家庭财产，那么她和她身边的年幼孩子真的会无家可归吗？在这个村庄里，她是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更大的亲属群体，因为她们很可能是同族通婚？无论如何，丈夫的去世使这个家庭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因为以色列人的主要食物是谷物，主要是小麦和大麦。这些都需要艰苦的耕作和播种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男性更大的体力。即使寡妇控制了土地，如果她不能耕种土地，土地基本上是无用的。

另一方面，如果妻子先死，可能是因为难产，丈夫很可能会再婚。否则，他如何满足家庭需要？但这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旧约》法律的一项规定是，如果一个男人死了，留下他的妻子（这里称为死者的妻子），没有孩子，那就是利未婚。

它记载在申命记 25 章，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讨论。因为目的是要生下继承人，所以如果寡妇有孩子，或者寡妇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比如拿俄米，那么利未婚似乎不是一个因素。

相反，有成年儿子的年长寡妇将成为大家庭的一部分。如果孩子未成年，那么利未记中的寡妇条款可能被视为过渡，直到孩子长大到可以照顾母亲为止。如果没有孩子的寡妇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情况就不同了。

《路得记》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回顾一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一些关键方面。拿俄米是以利米勒的寡妇，但由于年龄原因，她似乎不符合利未婚的资格。因此，她不能受到寡妇条款的约束，尽管以利米勒土地的处置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解决这个问题。露丝的情况会更复杂。尽管存在争议，但她的情况确实似乎是利未婚的一个例子。

但地主真正的寡妇是拿俄米，她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两个儿子。此外，拿俄米的儿子都娶了外邦人摩押女子为妻。路得嫁给了拿俄米的一个儿子玛克兰，她也成了寡妇。

尽管申命记 2:3 宣布摩押人不得进入耶和华的会众，但路得与拿俄米一起返回伯利恒显然允许了未指定的合法权利。暂时，土地情况可以归纳如下。根据路得记 4:3 中的英文文本，拿俄米打算出售属于以利米勒的部分土地。

这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无论如何，根据经文，拿俄米要想重新使用这片土地，她必须赎回它。我说这不清楚，因为这片土地不能卖。

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真正处理的是土地租赁，至少到禧年为止，我在其他地方研究过这一点。这表明，在以利米勒的遗孀那里，她控制着土地。从实际意义上讲，这真的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是在大麦收获开始时到达伯利恒的。

还不是播种的时候。你无法获得作物，这意味着这片土地对拿俄米来说基本上是无用的，至少要到下一个播种季节，不管她是否能够耕种。然而，从法律意义上讲，由于以利米勒有儿子，即使他们已经去世，他们也有继承权和随后将土地传给后代的权利。

虽然两个儿子都没有孩子，但都结婚了。因此，通过返回土地，路得作为合法继承人的育龄寡妇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似乎是因为在复杂的情况下波阿斯向未透露姓名的亲戚声称土地需要赎回，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亲戚救赎者，而这个亲戚，也就是亲戚，也需要娶路得。

正常的预期是，通过利未婚，他需要娶拿俄米，但显然，由于她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亲戚很可能认为情况不再如此，然后波阿斯声称这个要求确实转移到了路得身上，然后波阿斯同意购买这块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麦克林和基里安的遗产，并娶了路得为妻，引用，以在他的遗产中提升死者的名字，结

束引用。最后这句话最有力地表明，这段婚姻在功能上是利未婚，因为波阿斯同意遗产将是利未婚。

有人认为，只有在波阿斯和路得生下儿子后，拿俄米才受到当地居民的称赞，因为她现在“不是没有救赎者了”。实际上，这些邻居指出，这个儿子的职责之一就是养活她的晚年。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认为，被提及的寡妇是一位以色列妇女。

正如我们所见，这带来了问题。这与基本情况有关，基本情况假定寡妇将由继承家庭土地的儿子或亲戚供养。我们还注意到，住所与实际农田的分离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寡妇无论土地状况如何都可以留在丈夫的房子里。

几乎被忽略的一种可能性是，阿尔玛娜不是以色列人，她已故的丈夫也不是。萨尔茨伯格市长在对以色列劳工的研究中认为，外来人或外来居民，即格尔，是征服后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迦南居民的后裔。虽然以色列人不被允许出售他们的土地，但对于迦南残余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

尽管他们后来被同化到以色列文化中，但那时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因此，萨尔茨伯格认为，寡妇，即almanah，将是无地迦南人的寡妇，这将使她陷入真正经济不稳定的境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不符合预期的社区支持标准。

这也使得以色列人提供经济支持机会的告诫更加深刻，甚至可能暗示了当路得利用这些机会并收获时，以色列人接受了她。

孤儿。我们的第二类是孤儿。虽然孤儿这个词看起来很简单，但英语翻译的含义与希伯来语不同。英语单词孤儿通常表示失去父母的孩子，这是许多英语评论所采用的含义。因此，虽然乍一看情况似乎很明显，但仍有几个问题。

从实际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以色列孩子失去了父母，那么他住在哪里？如果他或她被亲戚收留，为什么这些亲戚不应该抚养孩子，而是要求孩子出去拾穗和获取食物？既然孤儿的一项规定就是拾穗，那么孩子在什么年龄就应该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长大成人，他的生活还有什么希望？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翻译为孤儿的希伯来语实际上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这种内涵在翻译中被忽略了。例如，旧约的神学词典将yatam翻译为孤儿或无父，尽管它的讨论并没有解决两者的区别，而且它似乎主要将这个词视为失去父母的孩子。

Brown-Driver-Briggs 词典只提供了孤儿的翻译。但在其条目的末尾，它写道，引用，“在任何情况下，父母双方都去世都不是明确的，引用结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古代以色列文化中，孤儿似乎没有父亲，而孤儿则具有同样的意义，具体指无人保护的孩子。

从上下文来看，有趣的是，孤儿似乎与寡妇有关。他们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一名妇女失去了配偶，但有未成年的孩子，并试图自己抚养他们。

根据之前的讨论，从技术上讲，这个女人没有资格结婚，因为她有孩子，需要照顾她年老后的生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孤儿与寡妇的持续联系表明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领导，共同努力收集食物以求生存。不，我没有这个。

在孤儿的案例中，土地问题尚不明确。似乎即使父亲去世，土地仍将留在家庭中，可能由寡妇合法控制，就像拿俄米的情况一样。西罗非哈的女儿在《民数记》第 27 章中提供了一个先例。

西罗非哈没有儿子，他的女儿们担心父亲会失去土地的遗产，于是她们来找摩西。结果上帝下达了命令，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子，那么你就应该把他的遗产转给他的女儿。如果他没有女儿，那么你就应该把他的遗产给他的兄弟。

如果他没有兄弟，那么你就应该把他的遗产给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他的父亲没有兄弟，那么你就应该把遗产给他自己家族中最亲近的亲属，也就是一个大家庭，他应该拥有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期望当孤儿成年时，他或她会继承土地并继续耕种。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个孤儿要拾穗呢？也许有证据表明，体能如何影响该文化中的性别角色等问题。根据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从历史上

看，性别角色的一个因素是犁的使用。犁倾斜的土壤需要相当大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这是拉犁或控制拉犁的动物所必需的。

那时，单身女性，即寡妇或未成年儿童，可能没有足够的体力来准备耕种的土地，因此需要其他帮助。稍后，我们将看到，为寡妇和孤儿提供的一项服务是拾穗或参与收割。虽然这肯定需要体力，但不需要像耕作那样的上半身力量。

申命记 14:29 提到寡妇时可能包含另一个因素；抱歉，它提到你城里的孤儿和寡妇实际上是你的门。因此，两者是一起提及的。这似乎证实了上述结论，即这里指的是无父之人，而不是真正的孤儿，而“在你的城镇而不是在你的土地上”这个短语可能预示着一个预计的未来，一个更复杂的文化，其中社会的某些元素不再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被提及的孤儿寡母可能是一个没有土地耕种的家庭。我们最后一个希伯来语术语是常住的外来人。玻璃组被称为 ger，在钦定本中译为陌生人，在 ESV 或修订标准、英语标准版或修订标准中译为寄居者，在美国标准版或新国际版中译为外来人。

这个词的意思是寄居者。外侨居民应与外国人（nakri或nakar）区分开来，因为外侨居民是居住在该国，而不是访问该国。因此有外侨居民一词。

外侨享有比外国人更多的特权和责任，但比当地人少。大卫·巴克在他的著作《紧握拳头还是张开双臂》中对此进行了扩展，他指出，外侨的地位介于当地人和外国人之间，外侨个人可以通过成为以色列家庭的附属成员融入社区，在户主的保护下，他引用了《出埃及记》第 20 章。这也许可以解释路得的情况。

在种族方面，《旧约》列出了几类永久居住在该地但不是雅各后裔的人。第一类是出埃及记 12 章中从埃及上来的混血人群。正如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出埃及记》中的这节经文证实了出埃及记及其后的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一个种族混杂的民族。

出埃及记中的其他族群包括埃及人，如利未记 24:10 所述。民数记 12 中的古实人、约书亚记 14 中的基尼洗人，显然还有其他未提及的族群。虽然这些族群不是雅各的后裔，但似乎已被西奈的族群吸收。征服后，他们分享了土地，因此，他们的后裔在后来的引文中被列入了以色列本地人。

例如，迦勒被描述为基尼洗人，也代表犹大支派作为侦察队的一部分。在《民数记》第 13 章中，他带领其他 11 人前往加低斯巴尼亚。随后，在《约书亚记》中，他在犹大夺取土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他似乎是同化的典范。

第二组是征服时居住在该地的部落。《旧约》明确指出，与普遍看法相反，以色列民族在征服期间并没有消灭该地的所有居民。基遍人用欺骗手段与以色列结盟。

他们被委派做奴仆。具体来说，他们要成为砍柴挑水的人，既要为以色列人服务，也要为耶和华的祭坛服务。上帝让他们作为外邦人在他的圣殿里工作。

有迹象表明，其中一些人与以色列人通婚。其他部落没有结盟，但也没有被赶走。例如，便雅悯人无法赶走耶布斯人，他们继续与以色列人同住。

事实上，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买下了这片禾场。士师记 1:27-36 中提到了其他迦南部落，这些部落被记录为留在玛拿西、以法莲、西布伦、亚设和拿弗他利的土地上。根据士师记的早期章节，这些部落在征服之后给国家带来了麻烦。他们的最终命运不得而知，尽管我们发现了通婚的迹象，例如士师记 14 中的参孙娶了一位非利士女人。

所罗门统计并限制了 153,600 名外侨，以协助建造圣殿，其中大部分可能来自《历代志下》第 2 章中记载的征服时占领该地的部落。随着以色列通过君主制变得更加有组织，这些留下来的迦南部落似乎开始讲希伯来语，相互通婚，最终失去了他们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像混杂的人群一样被同化了。虽然至少有一些外侨居民被宗教同化，但这种多元化的人口可能有助于解释关于崇拜的混合考古信息，以及整个《旧约》中关于其他神的紧张关系。就眼前的问

题而言，这些先前的居民似乎继续生活在征服前他们拥有的土地上，因此通常不符合外侨居民的规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迦南人可能将土地卖给了非以色列人，也许是后来的移民，但更有可能的是，大多数后来的移民都没有土地。这些未来的移民构成了我们的群体。考虑到整个古代近东地区的人口流动的复杂性，很可能有相当多的移民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中进入了这片土地。

托拉的指导方针禁止以色列人出售他们的土地，所以除非他们能找到工作，否则他们将成为需要这些福利的外来居民。建议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工作。首先，他们可能是熟练的工匠或商人，他们可以在较大的社区或城市从事工作。

第二，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当雇工。自给自足的农业是艰苦的工作，可用的人力限制了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如其他地方所述，雇佣个人帮助农民管理他拥有的土地是古代近东地区的一种常见做法。

在这种背景下，移民很困难，原因有几个。首先，国家边界模糊，公民身份也模糊。人们可以相当自由地四处走动，但与此同时，旅行很困难，而且通常只能步行。

进入一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地区时，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沟通。其次，生活基本上是在当地进行的。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被接受是在村庄内决定的。

一个外来者来到以色列村庄，无论他是以色列人还是外来人，都必须找工作。这可能意味着他也会找到一个住处。移民可能会无家可归一段时间，但如上所述，这意味着他通常会在野外睡觉和觅食，而不是在城里的街头乞讨。

第三，外来移民可能会去某个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以养活自己或家人。一般来说，这需要体力劳动。这些移民没有工作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比如他们刚到，他们为之工作的农民解雇了他们，或者发生了饥荒。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社会正义条款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手段。因此，这三类群体似乎有两点共同点。首先，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一切都错了。

啊，我们只是失去了它。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其次，这些经济困难似乎源于资源的匮乏，在那个文化中，资源主要是农业用地。

虽然我们经常将这种情况视为土地短缺，但我们注意到，对于寡妇来说，问题可能是无法耕种土地。对于孤儿来说，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对于外来居民来说，土地短缺似乎是由于以色列人被禁止出售其遗产所致。

虽然外侨居民可能曾从事过劳工工作，但这也使他容易失业。在探讨了我们所建议的、可能的社会规范，并评估了这些异常群体如何超出规范之后，我们现在需要评估为异常群体提供安全网的定向规定。但在这之前，我们想抽象地找到并讨论社会正义的概念。这就是第三部分。谢谢。

这是迈克尔·哈宾博士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异常群体的社会正义的教学。这是第二部分，寡妇、孤儿和外侨居民的定义。